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將 第五回 宋太祖遺囑後事 潘仁美計逐英雄

卻說宋太祖回至京師，因途中冒衝暑氣，養疾宮中，累日不朝。延至冬□月，轉加沉重。因遵母后臨終遺命，其弟晉王光義入侍，囑以後事曰：「朕觀汝龍行虎步，他日必為太平天子。但姪德昭，當善遇之。再有三事，朕未能全得，汝宜承之：第一件，河東近邊之地，不可不取。第二件，太行山呼延贊，當召而用之。第三件，楊業父子，朕愛之，欲召為將。吾觀彼國有趙遂，與此人通好，必誘他來降；且楊家父子，只圖中原之富貴，可於金水河邊，造無佞宅以待之，使人通消息於山後，其家必無疑矣。再者，朕中年在五台山，曾許醮願，蓋因國家多事，未曾還得。汝若值朝廷無事之時，可代朕還。數事牢記勿忘。」光義拜而受命。太祖又喚其子德昭曰：「為君不易，今傳位與叔王，以代汝之勞也。今賜汝金簡一把，在朝如有不正之臣，得專誅戮。」德昭曰：「君父之命，安敢遺忘？」太祖囑罷，大聲謂晉王曰：「汝好為之。」俄而帝崩，在位□七年，壽五□。後人詠史詩曰：

耿耿陳橋見帝星，宏開宋運際光明。
干戈指處狼煙滅，士馬驅來宇宙清。
雪夜訪求謀國士，杯酒消釋建封臣。
專征一念安天下，四海黎民仰太平。

時漏下四更，宋後人見晉王，愕然亟呼曰：「吾母子之命，皆懸於陛下矣。」晉王泣曰：「共保富貴，無憂也。」次日晉王光義即位，更名靈，是為太宗皇帝。群臣朝賀畢。贈宋後為開寶皇后，遷之西宮。大赦天下。

太宗以即位之初，注意將帥。先朝符彥卿、馬全義等皆已物故。一日，謂群臣曰：「河東、遼、夏，皆吾敵國。先帝臨崩之時，以太行山李建忠、呼延贊兩名將屬朕，朕須下詔召之。」楊光美奏曰：「李建忠等，先帝曾有封授，正宜宣其入朝，任以帥職。陛下欲下河東，是人必能建功也。」太宗依其奏，即日遣高瓊為使，赴太行山召取李建忠等。高瓊領命，逕詣山寨，傳宣詔命曰：

朕初嗣位，注意將帥。乃者河東未下，烽火有警。今特招募雄勇，再議征舉。近有太行山李建忠、呼延贊，弓馬嫺熟，武藝超群；部士精健，不下數千。朕以先帝之遺命，曾有授封，未頒誥命。今特遣親臣高瓊，齎詔來宣。卿聞命之日，宜即赴闕，勿負朕望。建忠等得詔，拜受命訖，請高瓊入帳中相見畢。瓊曰：「主上以二將軍之名，遣下官即催赴闕，二公當隨詔而行。」建忠曰：「既聞君命，豈敢違詔！奈此處與河東隔一帶之地，若將軍馬一同赴闕，彼得乘虛以奪吾寨。今令呼延贊隨詔面君，吾暫留於此，專待聖駕下河東，則效命從征，何如？」瓊然其言。

次日與呼延贊同馬氏，部眾二千人，辭建忠，離太行山，不日來到汴京。高瓊引贊朝見太宗畢。高瓊復以建忠留寨之故，一一奏聞。太宗宣贊上殿，見其身軀魁偉，凜凜英風，稱羨不已。贊既退，瓊又奏曰：「新將初到，陛下當以府第處之，庶慰來歸之望。」太宗問群臣曰：「近城有何壯麗所在？整飾與贊安止。」潘仁美出奏曰：「臣訪得汴城東郭門有所皇府，原是龍猛寨，惟有此處宏敞，現有壯兵一千看守，此實可居。」帝允奏，即下旨，著呼延贊皇府安止。贊得旨。

次日，引本部與馬氏逕出東郭門，來到皇府第中，卻是一所破房，兩廡倒塌，中堂傾圮，庭除深草，屋角蛛絲，全未整理。只有五百守軍，皆是些疲癯老弱之輩。贊甚不悅，憂形於色。馬氏力勸曰：「將軍息怒，此不過暫時棲止，待聖上有下河東之舉，吾等便離此地耳。」贊依其言，權令軍校掃除安頓。次日，下令部軍，勿忘戎事，每日出教場操練。

卻說潘仁美遣人密探贊之動靜，回報：「呼延贊自到府中，不以荒殘為意，惟日夕整飭戎伍，部下號令嚴明，不敢私自入城擾亂百姓。」仁美聞報，自忖：「此人久後必得大位。」欲思逐去之計，乃與心腹劉旺商議。旺曰：「此事不難。彼今新到，未得重職，三日後當來參見大人。待其至，生一支節，苦虐之，彼被羞辱，必將逃去矣，安用逐為？」仁美大喜曰：「此計甚妙。」即吩咐左右，嚴設刑具以待。

第四日，人報呼延贊入府參謁。仁美令召入。呼延贊逕趨階前拜曰：「小將蒙樞使提攜，得入於朝，誠願盡忠於闕下，以報先帝知遇之大恩也。」仁美半晌不答，已而乃曰：「汝曉得先王留下法例麼？」贊曰：「小將初到，不省其由。」仁美曰：「先皇誓書：但遇招伏強人下山，皆要決一百殺威棒，以禁其後。汝今亦當如是。」贊聽罷，驚然莫應。仁美喝令手下，依法施行。左右得令，將呼延贊推倒於階下，重責一百。可憐他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帳下見者，莫不酸鼻。仁美令府門外從人，急策之去。

呼延贊回至府中，馬氏接著，見其容顏改色，步履差池，驚問何故？贊將被打殺威棒之事，說了一遍。馬氏曰：「既先帝有此法例，亦當順受，將軍只得忍耐。」言罷，暖過醇酒，遞與贊飲。贊在饑渴之際，接來便飲。酒杯未放，忽然大叫一聲，僕地悶絕。馬氏大驚，倉皇失措，百計扶摩，扶救不醒，遂放聲號哭曰：「吾夫婦本欲盡忠於朝廷，誰想自送其命？」

忽旁邊轉過一老軍曰：「夫人不要啼哭，小軍還能救之。」馬氏泣曰：「汝若救得醒，勝如重生父母。」老軍曰：「此是將軍被杖之時，必杖上先淬毒藥，浸入肌肉，遇熱酒即發，故悶絕去矣。待將靈藥解之，立地可醒。」馬氏曰：「既有此藥，即來施治，報恩有日。」老軍取過丸藥，調而灌之。呼延贊口通藥氣，漸漸甦醒。眾軍皆喜。贊問老軍：「藥丸何此之妙？」老軍曰：「小軍曾遭仇人毒手，受杖而死，得遇方外道人救醒，因而傳得此藥。」贊以白金重酬。老軍不受，乃曰：「將軍居止此處，分明是當朝潘仁美奏陷；適被毒杖，亦必是此人之計。公若不亟去，性命終難保矣。」贊聽罷，怒曰：「權臣當國，吾等何以立身？」即下令所部，收拾行李，連夜與馬氏走歸太行山，侵早已到寨外。

小卒報與李建忠。建忠不信，出寨視之，果是贊也。即同人寨中，問其所歸之由。贊將被責之事，一一訴知。建忠怒曰：「此賊蓋因汝殺其子，故設此謀，將以報怨。今且守於此，待聖駕復下河東，擒此匹夫，碎屍萬段。」贊然其言。建忠令手下擺酒散悶。

忽報：山下一伙人馬來到，不知是誰。建忠即率部軍出寨相迎，乃是耿忠、耿亮也。建忠喜曰：「正待來請賢兄，不想自至，甚慰吾望。」即邀入帳中相見，列坐而飲。席間，耿忠問曰：「近聞賢姪受宣入朝，今日何又在此？」建忠答曰：「一言難盡。吾弟正隨使赴闕，欲盡忠於朝廷。不期好相潘仁美，懷著宿怨，屢屢謀害吾弟。」遂將前事訴說一番。耿忠聽罷大怒曰：「賢弟此處有多少人馬？」建忠曰：「大約八千餘人。」忠曰：「借我二千，同贊去把懷州城圍了，挾其上本，奏知潘仁美之奸，以伸吾姪之冤也。」

建忠依其言，即日分撥二千人馬與耿忠、呼延贊等，前至懷州府，將城郭圍了，城下金鼓之聲，徹於內外，州人無不驚駭。知州事者張廷臣知之，登城觀望，遙見耿忠等，耀武揚威，於城下喊叫。廷臣問曰：「汝等來圍城池，將有何意？」耿忠曰：「我等不為劫掠而來，特為吾姪洗雪不白之冤。」廷臣不知其故。乃問：「要雪何冤？」忠曰：「前日太行山呼延贊，受朝廷之宣命，赴闕面君，被佞臣潘仁美奏陷，又假捏祖制，加杖殺威棒一百，欲了其命，只得潛歸山寨自保。今朝廷不知其由，反坐贊有私奔之罪。今特部眾逼城，要求州主奏知此事，除去佞臣，吾等皆願效命於朝廷也。」廷臣諭之曰：「既有此事，汝眾人且退，勿驚百姓。我當即具本奏知，定得朝廷復來宣汝何如？」耿忠乃下令，將人馬退去，離城二□里安下營寨。